

第一〇三一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一. Mr. WACHUKU (奈及利亞)：我想趁這個機會為 Mr. Slim 被一致推選為大會第十六屆會主席一事再度向他致賀。

二. 我並要以我國代表團和奈及利亞政府的名義再次表明，秘書長達格·哈瑪紹先生逝世，不但對於本組織，對於瑞典政府，而且對我奈及利亞政府，都是異常重大的損失。為了讓大會知道我國政府怎樣深感這個損失之大起見，我準備宣讀奈及利亞總督及總理發出的兩通電文。

三. 總督的電文如下：

“驚聞哈瑪紹先生於努力為一個多難的非洲國家尋求和平之時逝世，深感悲痛。他的逝世對於他忠心服務的聯合國組織，將為一最嚴重的打擊。他的死亡對於現在一致哀悼他的全人類的事務必將發生深遠的影響。”

奈及利亞總理發出電文如下：

“聽到哈瑪紹先生噩耗，至感哀痛。他死後世界失去了一個大政治家。哈瑪紹先生自充任聯合國秘書長起，即盡最大努力以謀實現國際和平。他力圖維持東亞之間的均衡，應當為此被永誌不忘。在他任職期間，困難情勢屢見不鮮。每一次他都有偉大的表現。

“因此，為了他曾致力的和平，本人謹代表奈及利亞聯邦政府及人民，不但向聯合國組織，並向全世界以及他的家屬，表示我們衷心的同情與哀悼。”

四. 這兩封電報詞句簡賅，但是的確表露了我們非洲人內心深處對這個偉人之死的感想。我們和已經發言的其他非洲代表一樣，覺得對於秘書長喪生的經

過詳情，應有一次徹底調查，應有一次更加詳盡完全的調查。

五. 也有人提議建立一個紀念物以表對於秘書長的敬意。容我略進一言，除了若干方面主張把新聯合國圖書館用來紀念他的建議以外[參閱文件 A/4908]，我想建議在剛果的雷堡市建立一個特別紀念物，來紀念為替剛果共和國那個多難國家謀求和平而在非洲的那一部分喪失了生命的秘書長。我想等到和平安靜再在那個地區出現的時候，這個紀念物對所有去到非洲大陸那一地區的人，定有不斷提醒的功用。

六. 這是我以奈及利亞外交部長兼國協關係部長的地位而在大會一般辯論中第一次發言。上次屆會我來到這裏開會，我是經濟發展部長而兼任我國代表團團長。因此，我想我宜把奈及利亞政府執行它的外交政策所根據的主要信條與基礎，向大會加以說明。這將使大會得以明瞭我們對那些擺在本大會面前也擺在我們所屬國際社會面前的各項問題所持的一般態度。

七. 我們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三大柱石之上，奈及利亞乃一非洲國家的觀念便是其中之一。奈及利亞是非洲大陸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凡與非洲大陸有關的事情無不與它密切相關，所以它不能中立，也永遠不能視為一個中立主義國家。我這樣說，是因為有人曾經誤用名稱，混淆視聽，把有的國家稱為中立主義國家。奈及利亞不是一個中立主義國家。我們處處獨立，但在關係非洲命運的事情上一點也不中立。一與非洲有關，我們便立即牽涉在內。我們要把這一點講得清清楚楚：任何一事與非洲大陸任何一地有關，便與我們有關；與任一方對非洲領土有關，便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够中立，因此廣義的中立主義，在非洲事務上，應當把我國除外。我們既是非洲社會的一個成員，覺得我們自己完全同它的命運連在一起，又承認我們對於與它有關的事情無不牽連在內，可知所有與非洲有關的問題，當然便不能不視為也是與奈及利亞有關的問題。非洲的和平，便是奈及利亞的和平。它的煩惱，便是我們的煩惱，我們不能對它的前途漠不關心。這一點容稍後在我的聲明中更詳細地加以申論。

八。我們也知道我們屬於一個叫做“國協”的組織，那是許多國民，許多國家，雖然種族不同，經驗不同，但因具有某些共同的經驗，對於某些與它們有關的問題抱持某些態度，所以一同結合起來形式的一個組織。過去人們叫它“大英國協”，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證，它今天和過去大不相同，因為它的多數成員國不是英裔國家。它是一個國際俱樂部，是一個許多種族共同組成的政治組織，組織內的成員國遇到只與自己有關的問題時，各自獨立行事。但是一旦遇到牽涉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它們便借此機會一同討論，看看甚麼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辦法。在外交問題上，我們作為那個組織的成員國，也是那樣看待我們的關係。

九。我們由於我們取得獨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也成了世界上獨立國家社會的一員。當我們於大會第十五屆會獲准入會的時候，我們的總理會在這個講台上與各位相見，發表演講〔第八九三次會議〕並代表奈及利亞人民接受了所有其他會員國無不接受的全部義務。因此，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是聯合國最熱烈的擁護者，我們定將竭力使這個組織的繼續存在成為事實。我們不贊同在我們有機會接觸到的若干輿論機關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悲觀主義。關於這一點，我希望更詳細地予以討論，特別是因為有幾個問題擺在我們這個組織面前，自秘書長不幸逝世所造成的當前問題與本組織若干機關改組或增加代表人數的問題起，以至於世界上種種其他的問題。

一〇。如我前面所說，我們是一個非洲國家，因此我們所最關心的不能不是非洲。正如每一區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一樣，對於奈及利亞來說，最先的考慮是我們自己的切身問題，然後是非洲的問題，再後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影響我們全體的那些世界問題。在非洲，就我們自己來說，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鞏固我們的獨立，有一個穩定的政府，穩定及能夠生存的經濟，發展我們的經濟、社會及文化財富，以便我們能夠對那些和我們一起進入或行將進入獨立的非洲國家予以幫助。我以前在這個講台上說過，我們把奈及利亞的獨立看作達到一個目的的手段，而不把獨立本身就看作目的。

一一。這使我講到下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有了穩定的政府，有了能夠自存的經濟，那麼我們就有義務，作為實現我們在非洲大陸上命運的一個先決條件，立即力爭把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都從非洲大陸完全徹底肅清。在這方面，我們的決心是要非洲各

國都有獨立：真正的獨立，而不是今天穩固明天失去的那種獨立；不是吸引政治掠奪者、思想鬭爭販賣者注意的那種獨立，而是具有非洲特色的獨立，和平安靜的獨立，能夠持久的獨立。

一二。上次屆會，蘇聯提出了一個要廢除世界上一切殖民地的宣言草案。¹非洲各國無不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問題的辯論，最後大會通過了一個籠統性質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那個決議案對全世界一律適用，可是，那些今天仍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或在殖民政權管制之下的國家，不可能同時獲得獨立，這也是我奈及利亞人很能了解的事情。我相信今天上午我們大家一定都在報紙上看到了倫敦宣佈烏干達將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間達到獨立的消息。那是在非洲。我們曾在本屆會的前一部分〔第一〇一八次會議〕歡迎獅子山到這裏來，我們並且期待坦干伊喀稍後也將入會。試看一下剛果共和國周圍的非洲地圖，就會發現尚未獨立的領土大多在那個區域，本組織將來的頭痛之事有的也將發生在那個區域。那裏有安哥拉、西南非、貝專納蘭、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肯亞、莫桑比克、巴蘇托蘭、斯瓦西蘭，當然還有那個多年不決的問題，南非。換句話說，非洲主要的騷擾不安地區都在從西南海岸直到東南海岸那一個地區之內。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雖然都有較小的地區，面臨同一問題，可是世界上仍被統治的地區多半都在非洲大陸，畢竟是事實。因此，奈及利亞決心要用它的資源、它的力量、它的才智、乃至它的全部所有來不但鞏固它自己的地位，並且把這些地區從帝國主義手中完全搶救出來。

一三。所以等到審議要在全體會議中處置的項目之一，即關於非洲獨立的問題的時候，我國代表團準備提出一個主張在一定日期以內完全廢除非洲各殖民地的決議草案。到了那個時候，我誠懇希望大會之中沒有推諉搪塞的話，所有那些自稱是非洲的真實朋友的人都以支持那個決議草案來表明他們的友情，不要叫我們等到全世界問題解決了之後，再開始去解決非洲的問題，而要不但拿言詞，還拿行動來向我們保證他們決無意思把非洲看作思想鬭爭的場所，或把非洲看作過剩人口的出路，而把非洲看作過剩人口的出路，正是外族拓土殖民的起源。那都是屬於過去的事情，我想本屆會應當在帝國主義今後在非洲大陸的活動那個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七，文件A/4502。

問題上打一個印，打一個完結的印。那將表明我們是在一步一步地推進我們的工作。在上次屆會我們通過了一個一般宣言；在本屆會我們應就非洲通過一個確定的決議；到了下次屆會，我們可以就另一特定地區再通過一個決議。這樣，我們就可在符合於穩固及生存獨立的最短可能時間以內完畢這項工作。

一四．擺在奈及利亞面前的另一個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允諾依照我們的外交政策來對付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種族問題。我們大家都在談論原子彈、輕氣彈，各種各樣的炸彈，但是有一種人人都知道的比那些炸彈中無論那一種或許都要厲害得多的炸彈，那就是種族歧視、不肯平等看待黑人那顆炸彈。奈及利亞決心運用它的獨立來使每一個黑人都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同任何旁人平等看待。等到我們後來在大會中討論殖民主義問題的時候，我們準備提出一個決議草案，叫那些實行這種對於黑種人乃一侮辱的歧視的人，一律停止這種歧視。不但要承認我們、讓我們加入各項組織，而且必須平等看待我們。這件事不可能有兩種辦法，也不容有兩種標準。

一五．過去我們遭受了利用。有些所謂專家撰寫關於非洲人和他們的文化傳統的文章，或許出於無知，說了許多毫無道理的話。他們把某些事情同黑人相提並論。現在到了不但可以看見、聽見黑人，也到了黑人可以被接觸到、被接受的時候了。我現在是預先奉告，正如我在上次屆會說的話一樣；那時候我們爭求在種種機關中的代表權，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君子協定”。我們那時候說，爲了顧及新到的幾位君子起見，那個協定非改變不可，結果我們自然把那個問題和陸地解決了；我們得到了必要的門票，於是我們便進去了。

一六．種族歧視問題是南非政策，也是若干其他國家政策中的妖怪，對這個問題，大會也必須認真地，十分認真地，處理才是。我現在並不要把它列作爭論之點，但是奈及利亞定要和其他非洲國家在不久的將來把它提出來。因此，我們預先奉告一切關係方面：他們應當開始作一點春季大掃除的工夫；在他們的社會習慣上，在他們的思想，在他們的文化組織上，作一點春季大掃除的工夫。

一七．你自然不能夠大聲喊叫，自稱喜歡非洲和非洲人，而同時却繼續歧視他們，把他們看得僅比低等動物略高一點。

一八．對於我們非洲人來說，這是兩個最大的問題。正如在西方世界、在東方世界裏，你們有柏林問題、德國問題等等一樣，對於我們非洲人來說，殖民主義問題，廢除殖民主義，廢除對非洲裔人民的種族歧視的問題，是必須參照非洲環境予以解答的兩大問題。就奈及利亞來說，對這兩個問題必須作一個正面的解答，作爲衡量你喜歡不喜歡非洲與非洲人的先決條件。

一九．談到非洲情勢，去年我們在委員會中，在大會以內及以外，曾經詳細討論了阿爾及利亞問題。我們正在專心注意阿爾及利亞問題的一切有關發展。我不說我覺得高興還是覺得悲痛，可是我要說那些在過去定要固執倔強、定要說阿爾及利亞是他們本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人，現在被常識所迫，也明白那種虛構之說再也站不住腳了。阿爾及利亞是非洲的一部分，阿爾及利亞有權獨立，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有人與現實爭鬪，但是終於發現打不倒民族主義。

二〇．我要想說明的一點是，大會中各國代表必須接受這個簡單的道理：民族主義一旦出生，誰都不能打敗它。它是一顆危險的種子。一旦它落在土中、發芽、生長，恐怕你便完了。如果你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你便完了。有人說歷史常常重演——因爲有許多人不肯領取歷史的教訓：他們不肯作歷史教員指定的功課，因此功課仍然未作，你若賴着不肯作，它會把你痛打一陣——這個道理越早明白越好。

二一．我這一番話是對着另一個國家，是對着葡萄牙與安哥拉的情勢說的。葡萄牙一直不肯接受下面這個簡單的道理，即安哥拉，黑人的家鄉，永遠永遠不會有一天是葡萄牙的；莫桑比克，黑人的家鄉，也不能用魔術或任何一種催眠術把它變成一個葡萄牙領土。兩大塊非洲領土，一塊在西南海岸，一塊在東南海岸，我簡直不明白這兩塊土地怎麼會成了艾比里安半島的一部分。但是在這裏每次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怎麼樣呢？每次葡萄牙代表便跑到這個講台上，大喊大叫，堅稱某某事情是真的，是實在的，而實則事情並非如此。爲甚麼不接受簡單的道理呢？

二二．關於安哥拉，我要把我國和我國代表團的立場講得十分清楚。奈及利亞永遠不會接受、也永遠沒有接受葡萄牙宣稱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部分那種說法。我還沒有聽說有一個非洲國家已經接受了或是將來有一天會接受這種說法。我國是一個愛和平的國家。我們愛好和平與安靜。我們很幸運，在我們廣大的領

土裏我們有必要的物力與人力以及行政組織，使我們可以建立穩定的政府，發展穩定的經濟；因此，我們沒有領土野心。但是葡萄牙應該明瞭，如果將來發生決鬥，非洲國家聯合一致，要使安哥拉不問葡萄牙喜歡不喜歡，都能够獨立的話，葡萄牙也就無可奈何了。葡萄牙便受了損失，不但在物質上，在道義上它也將喪失一切。它將喪失它以朋友開始而建立起的友誼。那便要影響它的經濟，因為如果葡萄牙喪失了友誼，它也會喪失作為獨立國家之間關係之一部分的經濟關係。

二三．因此，共有三項主張，我想為我國政府和我國代表團提出；我們對葡萄牙共有三項要求：一，葡萄牙現在必須接受安哥拉人民獨立的原則——叫它獨立也好，自決也好，但是承認你錯了，不該說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它們不是葡萄牙的一部分，因此安哥拉人民有權獨立。第二，葡萄牙政府應該明白，一旦民族主義出世，它便要發育成長，戰勝一切。因此，把安哥拉的民族領袖看作土匪強盜，不過是浪費時間。我們非洲人已經承認這些民族主義領袖是他們的人民的領袖。我們將視他們為人民的領袖，予以支持。我們中間那些會有被控告、被判徒刑、被當作這樣那樣的人看待的經驗的人，對於其中實情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們承認那些安哥拉民族主義者是他們人民的真正領袖；因之我們要求葡萄牙承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這些民族主義領袖，努力去商定一個討論基礎，尋求一個辦法來建立起政府機關。

二四．如果他們肯那樣辦，我國很願提供協助，我相信其他非洲國家一定也願合作，因為我們要那些區域能够和平發展。我們不要用我們的資源，不要浪費我們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所需的物力在毀滅破壞的戰爭上。那對誰都不會有任何好處。因此，這是我現在要向葡萄牙提供，以免太遲的另一個建議。

二五．第三，葡萄牙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即現在便開始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建立政府機構是絕對必需的。葡萄牙無需告訴我們說準備把里斯本的立法機關的代表名額從一百二十增至一百三十，以便可以在里斯本為非洲人添十個位置。那是一個侮辱。人民要他們的立法機關設在安哥拉；設在莫桑比克；他們要有他們自己的本國政府；他們要管制他們設在自己國家之內的政府機構。他們不要葡萄牙統治。

二六．因此我們對葡萄牙說，“你辦這三件事，奈及利亞一定和你合作”。我相信所有非洲國家無不願意

幫助葡萄牙，我們若有任何辦法勸安哥拉人民忘掉那些因為要想滅絕他們，把他們從家鄉趕走，把他們炸死所犯下的罪惡，我們定將勸告他們，對他們說，“這一切都是無論何時我們為獨立奮鬥非蒙受不可的死傷損失。有了誤會便一定有人受苦”。但如葡萄牙執迷不悟，一定要做一隻把頭埋在沙中的駝鳥，而實則除了自己以外，誰都知道它的全身露在外面，那麼它不過是自己騙自己罷了。

二七．跑上這個講台，枉費大會的時間去講些誰也不要聽的話，是很無味的事情。帝國主義的末日已不在遠了。事實上，這一章早已完了。這些帝國主義者不過是仍在頑抗不可抵抗的命運罷了。

二八．就我們來說，我們要申明雙方現在已經交手了。就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來說，如果葡萄牙仍要拒不承認真理的話，真理將來反會使葡萄牙健全，因為當真理開始以炎炎烈火把葡萄牙包圍起來的時候，腐朽了的外殼會被燒掉，內部剩下的會化濁為潔，從此之後，葡萄牙便將限制在它自己領土的地理範圍以內。

二九．那是一個背景在非洲的問題。而從最近法國企圖欺壓突尼西亞，想要違反突尼西亞的意願以暴力強佔比塞大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我們在對非洲外交政策上所持的態度。我國毫不遲疑地把它對那種行動的態度告訴全世界。我們的總理，在他應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之邀訪問美國的時候，毫不躊躇地告訴全世界說，奈及利亞認為法國是侵略者。法國無權逞強賴在那裏。它靠談判進了比塞大，因此，如果突尼西亞要法國走開，法國應當要求進行商談，以便決定退出的辦法。法國固執己見，誰的話都不肯聽，可是，現在我覺得很高興，看到理智似乎佔了上風，法國似乎重視它同突尼西亞之間存在的友誼過於幹那種越軌的行動。一次又一次的時事提醒我們要在正當的時候作正當的事情，不要預存成見，定要如何如何，以致到後來為環境所迫，退回到原來的出發點。

三〇．還有一點，也是以非洲為背景，我要加以說明；這一點牽涉茅利塔尼亞問題。茅利塔尼亞去年獨立了。奈及利亞承認茅利塔尼亞的獨立，派了國務卿及外交部長去參加它的獨立慶典。為了唯有各大強國知道得最清楚的理由，茅利塔尼亞竟受阻撓，不得加入聯合國。我要向所有有關方面講明，奈及利亞不是因為漠不關心，所以沒有為茅利塔尼亞這件事出來力爭。我們本以為明理的人自必體會茅利塔尼亞是一個非洲

國家。我們不明白外蒙古問題或是中國問題如何能同茅利塔尼亞連在一起。那是我們根本不能瞭解的；爲甚麼一個國家竟要請求一個強國否決一個要過它自己生活的小國の入會申請，實在是我們不能瞭解的事情。因此我要在這裏聲明奈及利亞支持茅利塔尼亞的獨立。奈及利亞要茅利塔尼亞在第十六屆會便可以入會。從我自己的了解，從我同各個非洲國家的接觸，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至少——我說“至少”——二十個在蒙羅維亞開會²的非洲國家已經講得十分明白，它們支持茅利塔尼亞入會，茅利塔尼亞問題不應與外蒙古問題或中國問題連起來。

三一．我乘這個機會懇求各大強國不要濫用它們的否決權。否決權的精義，照我們的了解，是要使它們可以給予指導，客觀地審查問題，防止輕率的決定——而非把否決權用作工具，來對老實的、單純的、無依無靠的國家幹下不公平的事情——單單因爲也許一個非洲國家對另一非洲國家抱有某種願望。因此，我要懇求那些負這一不幸情勢之責任者重新考慮一下，讓茅利塔尼亞在這第十六屆會期間進入聯合國。

三二．我們不威嚇任何人，可是我們大家各自都有這種或那種利益，我說了“至少二十個...非洲國家”這幾個字，但是我可以說在二十六個非洲國家中，也許除了那些直接捲入這個邊疆爭端或在人世上很自然會發生的無論什麼問題者不計在內以外，大多數都要求准茅利塔尼亞加入這裏，誰也沒有權把它擋在外面。否則便是違反非洲的利益。你如果對我們說你很關心非洲，但遇一個非洲國家得到了獨立、我們大家都盼它得以加入聯合國的時候，你偏把它擋在外邊，那是沒有甚麼用處的。那是一項不友好的行動，誰在第十六屆會幹那種事，誰就應該知道，對於非洲人來說，把茅利塔尼亞擋在本組織之外，那樣對待它，乃是一項不友好的行動。

三三．自然，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經年不能解決的西南非和南非問題。我不打算以同一的舊論據煩擾大會。我們對南非的態度是大家都清楚的。這是一個不能再少的少數繼續宰制大多數的一個情勢。這是荒唐可笑的，不能忍受的。

三四．我要再度警告南非。我們已經把南非弄出了國協。如果南非仍然不改這種行徑的話，我們也許便不能不把它弄出這個世界。那些因爲投資於非洲的

鑛物資源而對南非發生興趣的人，應該多多考慮一下才是。南非的行爲不能像現在那樣一直繼續不改。關於南非，我不願多說，但是我們的立場十分明顯。現時南非政府在非洲黑人的待遇問題上的全部立場，我們無不反對。如果他們承認他們自己是非洲人，行爲上也是非洲人，甚麼都不會阻擋他們在非洲大陸上安享更加豐富的生活。但是他們不能過安樂生活而不讓多數也可以過安樂生活。他們如果不改，將來定會證明南非是無法與其餘的黑色非洲一同生活的。

三五．至於那些少數人，這裏有一兩樣可作的事情。他們可以設法使自己適應改變中的環境，也可以找幾條船移民到別的地方去。我們無意把他們趕下海去。我們歡迎他們設法適應改變中的環境，運用他們的才能來幫助發展那個大陸。但如他們不願作那種健康的活動的話，那麼爲了避免將來衝突起見，最好是他們包幾條船到能容納他們的地方去，然後他們愛怎樣實行種族歧視，便怎樣去實行好了。

三六．這把我帶到我們今天在非洲面臨的主要問題，而那便是剛果(雷堡市)的問題。在大會第十五屆會，奈及利亞的立場是對於兩邊之中無論那一邊都不偏袒。我們拒不參加我曾在這裏它叫做可恥的把戲的那種活動。我們要的是剛果和平。我們參加了謀求和平的努力。今天我們在剛果建立起了一個中央政府。我要聲明，我國政府一心一意支持總理阿杜拉領導的剛果中央政府。現在不可能有總理是誰的問題，在剛果的國際關係上，也不可能有兩個政府被承認。如果大會之內或大會之外，有人施用陰謀詭計，想使那個共和國四分五裂，我們懇請他們走開。

三七．剛果獨立的時候，是一個統一的、共有六省的國家，卡坦加是六省中的一個。我在報紙上讀到了不少關於這個情勢的文字。最近我對一羣人講話，有人問了我一個問題。就卡坦加而言，他們說，自決的原則那裏去了？我當時說了下面的一番話：“假若因爲人民要自決，把紐約州或是加里福尼亞州從美國割去的話，閣下作爲一個美國人，願意嗎？你要把這個國家經濟上最發達的區域割掉拿走，却又要指望剛果在經濟上能够活下去。如果你不贊成把紐約州拿走，用它創立一個獨立的個體，如果你不讓加里福尼亞被人拿出美國去，你就應該了解剛果人心中的感想了。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省，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州，但是事情仍然是一樣的”。

² 非洲獨立國家會議，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至八日舉行。

三八．他們有一個省政府，那裏也是剛果經濟上發展最高的區域；然而，由於外人的投資，有人竟贊助剛果的肢解分裂，今天他們正在武裝那個省政府來反叛既定的秩序。

三九．我國百分之千地支持剛果的中央政府，凡是要大會無論用甚麼方法贊成把卡坦加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辦法我國都要極力反對。剛果是非洲的心臟，它的心臟必須繼續跳動，決不可以有任何外界干涉，使那顆心臟停止跳動。任何干涉，如果它的意義是要使剛果共和國被只顧經濟財富和自己的投資而不顧非洲人民、剛果共和國人民福利的人的陰謀所殺死的話，奈及利亞決不參加贊助。讓我們不要忘記，那裏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我看似乎有人重視那裏的銅、鈷、鈾、金剛石和金，過於剛果共和國一千四百萬的人民。

四〇．因此，卡坦加是剛果的一部分的問題，對我非洲人來說，對我國來說，不能成爲此地爭辯的題目。我要把這一點講得清清楚楚，使誰都不會對奈及利亞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發生錯誤。卡坦加是剛果共和國的一個主要部分，任何國家敢於主張把卡坦加從剛果拿走，在我們來說，便是非洲的敵人。這一點必須弄清楚。

四一．我們是根據我們所見並參照我們奈及利亞自己的經驗來檢討這個情勢的，因爲我們在一九五三年也有過我們自己的卡坦加問題。那時候，我們三個區域中的一個州要退出，而且也是受了外面的鼓勵。那個州那時是奈及利亞最富足的地方，因爲它發展程度最高。它同卡坦加的情形恰恰相同，並受了西區的鼓勵。

四二．後來地質調查所發現的其他資源，當時尚未露面。他們甚至要求把中央從該地徵收的賦稅全數歸還地方。我們答應了，同時正像剛果有一個單元政府一樣，我們發現爲了使我們的國家不致分裂，我們便不得不創立聯邦制度。後來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其他區發現了它們自己的資源。地質調整在別的省、別的區，發現了更多的資源，大家都有了開發。到了今天，那一區是全國之內倡導統一團結最力的一個。

四三．現在，參照了那個經驗，剛果憲法已經創設了一個類似聯邦制的機關。我們奈及利亞人相信，剛果在組織上採用聯邦國的體制一定可以統一起來，讓中央立法機關和中央政府賦有強大權力。

四四．可是有些人不去替這個問題尋求一個建設性的解決辦法，偏要剛果完全分裂破碎。換句話說，他們要剛果變成一隻有兩個翅膀而一個翅膀割去了的鳥。他們怎能指望那隻鳥飛翔呢？我們已經指出了爲剛果問題在憲法上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的道路，但是似乎有些人下了決心，不要在剛果找到解決辦法。有些人在剛果還沒有中央政府的時候便在斯丹利府急急忙忙地要使情勢無法撐持。我誠懇希望剛果的外來干涉完全停止。那裏現在有一個總統，一個總理，一個外交部長，一個中央政府，這個事實應爲本組織全體會員國所接受、承認和尊重。

四五．由於思想鬭爭而對剛果內政不斷進行的干涉，必須停止。非洲要在和平安靜之中發展。非洲不要戰爭。非洲大陸遭受剝削利用已久，所以它不要再忍受了。它要成爲一個和平大陸。現在大家都在談論的世界裁軍，應當從非洲開始才是，意思就是說讓非洲各國和平發展，不用它們的資源購買武器炸彈來自相殘殺，而把金錢用在發展他們的經濟、他們的文化及其他社會方面上去。這才是我們在非洲大陸所要的情形。

四六．非洲經濟另外還有幾方面可談，但是我要講清楚這一點。在奈及利亞獨立之前，我們發現非洲的新興國家分成了兩個集團：一個叫做“布拉薩市集團”，另外那一個叫做“卡薩伯朗卡集團”。後來經奈及利亞和其他國家的努力，在蒙羅維亞召開了一個會議，³要把所有各方都集合起來。不幸，這個會議的發起者有的到了最後却決定不來。我要趁着這個機會呼籲全體非洲國家一致明瞭，非洲人唯有團結一致，解決自己內部的爭執，方能得救。本人不願在大會中聽見一個非洲國家提出它同另一非洲國家的邊界爭執，因爲事實上我們很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內部問題，大可在家里設法解決。

四七．我要向所有關係方面呼籲：非洲各國，請你們不要在這個講台上演講爭論疆界問題。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國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上說：“讓這些領土保留現狀不變”。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家曾經任意劃分割裂了非洲。我們知道許多親族，許多人家橫被分開隔離了。可是，倘若我們現在便去改變這些事情，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將陷入重要困難，我們就沒有時間來解決已經被引進我們大陸的那些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了。等到我們解決了那些籠罩在上面把事情弄得烏烟瘴氣

³ 同上。

的文化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後，修改的問題自然也就可以跟着解決。非洲各國一旦在大會上自相爭鬪，帝國主義就會立刻混水摸魚，乘機漁利。因此，我國政府準備極力規勸非洲國家，設法在它們自己當中而不要在大會上，解決它們內部的問題。

四八．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够苦楚嗎？我們的資源被引導到了外人企業中去。現在既然我們正在逐步取得獨立，在這次大革命中——這是一個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現在身居領導地位的那些人應當從以前列強的錯誤領取教訓，不可效尤帝國主義的不軌行爲，或夢想以非洲的這一部分爲他一部分的附屬品，這豈不是很對嗎？我想每一非洲國家都應當忘掉應該放棄這種念頭，都拿着奪取鄰國土地以資擴張的眼光來看非洲另一國家的領土。那就是衰落的開端。在這個階段作那種企圖，就是散播破壞的種子。歷史上，強國擴張而變爲大帝國，是很常見的事情。但是爲甚麼它們歸根結蒂都要崩潰呢？因爲它們把根基建立在沙上。非洲既然參加了使世界達到今日境地的一切事情——好的，壞的，不好也不壞的——它應該能夠知道帝國主義與剝削的道路終必造成帝國主義與剝削的死亡。

四九．現在我要講到聯合國的問題和我們作爲國際社會一個成員的任務。我先前在這裏說過，我在許多報紙、電視、無線電和種種出版物上看到了一般人對於本組織前途那樣悲觀，甚感驚奇。我不知道這是爲了甚麼。我對那種悲觀論調不表同感。是不是因爲一個人悲慘地死去了，我們就十分悲觀失望，以至於相信人類千百年來積累的集體智慧都已忽然間烟消雲散，無論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一個代替的人呢？奈及利亞不贊同那個看法。我們實實在在地堅決地相信，根據歷史和人的品性才智，甚至在這大會堂裏，祇要我們盡力尋找，我們一定能找到一些人願爲人類服務，絲毫沒有抬高自己的名位勢利，沒有征服旁人的意思，而有志爲他人、爲人類服務。只有當我們的思慮不出於強權政治、強國、小國等字樣的範圍的時候——我想現在到了不可不在大會中對於“偉大”的定義加以考慮的時候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偉大”呢？是不是因爲會生產火箭，是不是因爲有破壞武器——那就算是“偉大”呢？你能製造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本來應當用來增進全人類，增進每一個人的福利，而你却用來毀壞自己。那豈不是瘋狂，豈不是神智不清嗎？神智不清是不是就是“偉大”呢？我的回答是，“不是的”。我們奈及利亞人決不會說某人“偉大”，如果他建造了一座雄

偉富麗的宮室，却在上頭撒了汽油，一把火把它燒掉。那正是列強現在的所作所爲。

五〇．人類的聰明才智發現了自然的秘密，發現了潛藏在原子之內的力量。社會改變了。隨着噴汽機時代的到來，世界縮小了。火箭可以用於到前所未有的地方去旅行。可是，這些發現不用以增進人類的福利，反要用以毀滅人類。爲甚麼呢？因爲要想奪權勢，要想宰制奴役他人。

五一．我想我可以絲毫不怕反駁，率直說明我們非洲各國決不要被人拖入這種人類自殺。不要干擾我們非洲大陸。把我們的獨立給了我們，然後離開，讓我們自己處理我們本洲的事情。讓我們建設一個和平的新大陸，在那裏我們可以和平安靜地發展下去，在那裏我們可以從歷史領取教益。不要把思想主義的爭鬪帶到我們的大陸。我們放上這樣一張牌子：“請勿動手。把你們的火箭帶回你們自己家裏去。到你們自己的廚房去試驗你們的原子彈去。不要把它們帶到我們的大陸來”。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才一致反對法國在撒哈拉沙漠舉行試驗爆炸。法國可以在比萊尼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中，也可以在法國的農場上，去舉行試驗爆炸。如果法國要在家裏把它自己炸掉的話，我們是不管的——雖然因爲大家都是人，我們支持那些單純的、普通的法國人，他們要求和平，儘管有人發瘋，要把自己毀掉。

五二．找尋或遴選一個秘書長，一個臨時的或常任的秘書長的事情，同強權政治混在一起。我國代表團不能了解爲甚麼要這樣把這個問題弄得複雜不堪。我們有的是憲章，有的是足以確保連續不斷此去彼繼的機構。怎麼能夠對我們說不可能找到這樣一個超人的物呢？

五三．有人告訴我說，當已故秘書長初被發現的時候，他是一個幾乎誰也不知道的人物。在他就職以前，誰也不知道他能作些甚麼。他隨着他的職務而日進不已。如果一個誰都不知道的人物，本來沒有超人的名聲，能夠隨着他的職務而長進的話，那麼就有可能找到另外一個沒有名聲的人，把職務交給他而這個人也能隨着職務而長進，這豈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這個人至少可以試一試。如果他不能稱職的話，我們就另找一個人。這是我們在各人本國作事的辦法。

五四．有人說，兩大強國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未能一致。可是，我們快要無法再忍了。我們各小國一向

很有耐心。我們一直在等待那些大國告訴我們說它們能夠怎麼辦。如果它們找不到一個解決辦法，我們也許便要決定我們自己去設法試求解決。世界不再分為兩部分了。無論甚麼地方我都看不見分界線。打開世界地圖，我看見各國無不是這樣或那樣——被海洋或被陸地——彼此連接起來。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橋樑——水上的或是地上的——把國家連接了起來。在這個時代，甚至空間也變成了世界各地之間的一座橋樑。

五五。因此，我國代表團不贊同那種悲觀主義的、無形中認為人已經喪失了他的理智、人類的集體智慧已不復存在的看法。

五六。在過去，秘書長都是西方世界產生的。如果現在西方和東方發現它們不能產生一個秘書長的話，為甚麼不叫亞洲產生一個呢？如果亞洲不能產生一個，問我們非洲好了；我們會產生一個秘書長。我相信今天亞洲能夠產生一個秘書長。我相信非洲也能產生一個，如果不能在亞美利加、歐羅巴或蘇聯找到一個的話。這是對那些大國的一個考驗。它們真的喪失了對於它們自己的信心嗎？如果它們不能替我們產生一個秘書長，就請它們告訴我們，我們各小國就可產生一個秘書長，並給予我們全力的支持，使他可以成功，而不致毀掉他自己或失敗。這是我們非洲作事的方法。讓我們委派這個人，授以這份職務，努力擁護扶持他，不要因為人的朝三暮四，喜怒無常，而把他拉倒。

五七。這使我想到我以前曾經提出過的一個主張。在聯合國裏，非洲堅持對本組織的各方面都要充分的、有效的參加。我國代表團將在本屆會要求而且堅持第三十八層樓上政治方面次長之一，應當是一個非洲人。我們不同意蘇聯的三頭馬車提案。那是行不通的。我們贊成必須有一個秘書長，具有權力可以依照他的良心和憲章自由行動，具有權力能夠作他認為對本組織是正當的事情。凡是削弱本組織的事情，都是違反小國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可是，我們需要區域代表制。在政治方面至少須有五個次長。

五八。有人說秘書長是一個國際公務員，必須與政治絕緣。我不贊同那種看法。秘書長是一個政務人員；他是一個政治家，一個外交家，也是一個行政機關的首長——他兼有所有這些職務。每次我們在這裏發表講演，我們發表的是政治講演。秘書長聽我們的講演，便要在政治上受我們的思想和主張的影響。當代表們到秘書長辦公室去拜會他的時候，他們是以外交

官的身分同他談話的；他們把他們的問題告訴他，於是他受了外交上的影響。

五九。我們決不會找到一個同政治外交完全絕緣、祇是一個行政官員的人。在本組織裏，讓我們多注意現實。聯合國行將面臨的一些最大的、最困難的問題便在非洲：安哥拉、剛果、莫桑比克、西南非、羅德西亞、肯亞、烏干達、盧安達烏隆提、巴蘇托蘭、斯瓦西蘭、那些小的西班牙屬領土——而且我們也還沒有解決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茅利塔尼亞等問題。

六〇。祇要我們有這些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我們便必須在秘書處裏，在第三十八層樓上，有一個非洲人代表非洲人民的正當意見，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把非洲人民的願望以及他們要想怎樣解決他們非洲的問題告訴秘書處——不要單用外人的眼光去看非洲問題。那正是向來的作法，也正是出了錯誤的原因。甚至在卡坦加問題上也出了錯誤。在剛果問題上出了錯誤。出了錯誤——並且沒有解決辦法——直到非洲人介入為止：到了非洲人被派到剛果去查看那裏的局面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看到問題有了一個解決辦法。在以前，一切外人利益在那裏互相爭鬪。非洲人對這個非洲問題的解決，却是從他們自己內部事務的觀點去看，從他們追求和平安靜的志願，從他們希望作為獨立國家生存於世界、發榮滋長並對整個世界和平與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那個觀點去看。然而除非第三十八層樓上有非洲的代表，那是作不到的事情。

六一。奈及利亞代表團要秘書處裏有黑人的代表，以便把這方面，把非洲人的思想、情緒和願望，帶進來，把它注入整個系統之中。任何解決辦法，如不顧及這點，便不能為我們所支持。我們預料那些大國因為都想稱雄稱霸，彼此互相爭鬪，到了本週末尾或至遲下星期，就要爭吵够了，所以到了那時它們將開始考慮較小和較新國家的利益——因為這些國家畢竟佔多數，而且它們都需要和平安靜。它們要在本組織以內得到有效的和平的組織，因為只要聯合國存在，地位與力量越來越大，它們的獨立便有保障，它們便有和平來發展它們的經濟，它們便有機會把它們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拿到這樣一個國際社會裏來。

六二。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國一心一意地支持本組織，任何主張，凡足以削弱它的力量，任何辦法，凡是有損於秘書長或本組織的地位，我國均將反對。把冷戰拖到秘書處的組織裏來，是我們不會喜歡的。

六三. 別人已經談論了大國進行原子爆炸的問題。我國和我國代表團的意見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不對就是不對，不論是誰作這件事。法國在非洲大陸爆炸原子彈。奈及利亞反對那件事。那是一件壞事。我們說過，“我們不喜歡這東西。把它拿走。原則上，無論誰爆炸這個危險的東西，要想毒化世界——無論它們是大是小，或是不大不小——都是一件壞事情，所以我們一概譴責”。我們誠懇希望那些正在進行爆炸的國家能夠得到同意，免世界於毀滅破壞的災禍。那些大國發動了原子爆炸競賽。我誠懇希望它們留心聽小國的呼聲，因為這種呼聲反映世界普通人的輿論。

六四. 我們不斷讀到關於柏林和柏林問題的報導。我所大惑不解的是何以那些大國顯然不願解決柏林問題。試問能夠解決柏林問題而不解決德國問題嗎？那些在上次戰爭中彼此是同盟、曾經併肩作戰的大國，遷延不決，沒有締結對德和約。雙方都決定重建它們各自的佔領區——甚至重新武裝它們各自的地區。對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最可怪的是，雖然雙方在各自區域內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同，每一方面却指責對方在其區域內的作為。我們在西德看到了這種情形。西德組成了一個國家，新的國都設在波恩——在經濟及社會方面，都有優異的發展，事實上，在經濟上它變成了歐洲最強國家之一，如果不是最強的一國。它是被佔領那個地區的西方國家扶植起來的。它比扶植它的國家中有些還要強。

六五. 在東德，我們看到東方國家正在按照他們自己對於政治組織的知識等等來建設那個地區；在某些方面，那個地區變得比它們自己的政治組織還要強。唯一的不同之處是在東方，東德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國都。它們仍在使用舊都——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仍在使用舊都的一部分。然而雙方偏要互相攻擊，指責對方作它自己也在作的事情。你要我們——我們這些小國——怎麼辦呢？甲按照他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理論來扶植乙。丙按照他的信條來扶植丁，兩者都在佔領之下。不幸的是柏林偏又完全在東德之內。雙方均攻擊對方作自己也在作的事情。問題豈不是要安定下來，客觀地研究這個問題，或者，如果自己不能客觀地研究的話，請局外之人，沒有捲入這項爭執的人來加以研究嗎？那些大國是不是準備一本真理、誠意而不要拿了強權政治的眼光來研究德國問題呢？我看它們似乎不肯這樣作，因為我們發現這又牽涉各種各樣的

問題。深怕有人重新武裝德國，把德國重新統一起來，在那個地區發動一個第三次戰爭。

六六. 我們能夠不消除這種恐懼即解決德國問題嗎？能夠不向各鄰國保證過去發生的事情將來必定不再發生，而把這個問題解決嗎？能夠不理會這些事情而有一個永久解決嗎？在那個地區互相角逐各不相下的強國，能夠不顧那些對此事可能牽涉較少、所以態度比較客觀的人，而解決那個問題嗎？這是我們想要問這些大國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倘若沒有聯合國的干涉，一場大火可能已在剛果燃起，如果讓那些大國繼續在那裏互相爭鬪下去的話，可能已經引上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六七. 在柏林問題上，那麼多人在這裏提議需要有一支國際警察部隊。可能不可能把德國的一部分已不復以它為國都的柏林孤立起來，而由德國的另一部分仍保留一半的柏林為國都呢？可能不可能勸東德為它自己地區建立一個新都，正像波恩被西德用作行使政權的國都一樣，而把柏林讓給聯合國，以便大國之中沒有一面在那裏支配一切，至少柏林人民能在聯合國庇護之下享有和平安靜，直到有一天那些大國能夠開始從現實及理智的觀點着想，人類想從毀滅的恐懼解救出來的殷切願望呢？這是不是可能的呢？

六八. 我不願意在這裏給我的問題一個解答。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以便到了我們從剛果撤出軍隊、撤出警察部隊的時候，聯合國的每一個會員國都可以提供軍隊和警察，來為了人類的利益而佔領柏林，並維持柏林的和平。在那裏最好是無論那個大國都不應當有發言權，管制那個地區的人應該從較小國家中選出。為免人類由於柏林而被毀滅起見，這是不是可能的呢？

六九. 這是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我想請大會會員國想一想的一個問題。我們是年輕的國家，我們不要捲入強權政治。我們只能說明我們參照所見到的事實心中現在的想法。

七〇. 人們告訴我們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普遍徹底裁軍。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沒有止境。如果那些大國沒有爭求和平的意志，能夠有普遍徹底裁軍嗎？這是各小國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我國代表團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時候，再不可讓那些大國把我們推入一個為因疏忽而被毀滅的境地了。

七一. 我漸漸失去了對於那些大國的信心。它們從高高在上的偉大寶座上爬上瘋狂的地步。我想越早把這一點告訴它們越好。我們期望它們給我們領導；它們却給我們破壞。我們期望它們給我們以智慧；它們却表現無知無識。我們盼望它們能夠客觀；它們給我們的却是識見模糊。然則怎能指望我們追隨這種領導呢？

七二. 倘若偉大領袖不再具有領導的本領，這個世界組織還不應當從它自己當中尋求一個新的，基於道義、客觀態度以及對於人及人類社會中優良品性之認識的領導嗎？由於那些品性，所以人比世界上巨大的飛禽走獸都偉大，能夠征服、控制及役使它們以增進人的福利。人能夠制服世界上的種種力量和元素以為己用，而不能夠控制他最低的基本動機，把它們領到建設性目標上，這豈不是很奇特嗎？

七三. 我現在已代敝國代表團說明了我們對於關涉我們而且我們也牽涉在內的非洲問題，抱什麼態度。我解釋了我們的外交政策，我們對於聯合國有關問題的態度和我們對本組織採取的態度。我以國際社會中一分子的地位自言自語地談論了世界政治上的種種問題，也提出一些我很想有人為我解答的問題。我向較小國家提出了某些意見，請它們看一看它們現在是不是應當不顧那些大國，聯合起來，讓它們的立場、它們的意見為人知道，讓它們的聲音為大家聽到。

七四. 我想現在已到了我們不得不捨棄那些大國的時候了。並非完全捨棄。我們應當離開它們有相當的距離，讓它們覺得它們現在漸漸地被關在一個冷冰冰的房間裏去了。它們在打冷戰；讓它們感覺到小國態度的冷淡好了；讓我們退到我們自己當中溫暖的環境去，讓我們想一想我們自己的主意，讓我們看一看我們能不能想出一些主意，使它們順從理智。

七五. 那些所謂“大國”，決不是處處都偉大。它們在有些方面偉大，可是在有些別的方面却很渺小。至於在那些它們很渺小的方面，小國倒可能很偉大——似乎被大國忽視了的道德上的偉大品質。小國的集體智慧可能用來同大國在物質方面的集體強權相平衡。這樣，靠了小國通過本組織所起的作用，我們或許可以在癡狂之中帶來清醒，解救人類於全體毀滅的災禍。

七六. 我拿這些話來結束我的演講，我也要謝謝主席給了我這次向大會發言的機會。

七七. Mr. SHAHA(尼泊爾):我很榮幸，謹向主席轉達尼泊爾人民和政府對他的祝賀問候，以及我們親愛的領袖和君主，馬亨德拉國王陛下祝大會第十六屆會成功的意思。

七八. 首先，讓我為 Mr. Slim 被一致推選為大會第十六屆會主席的高位，向他致賀。他在聯合國工作中的長久經驗，加上他內在的美德與才能，使他具備充分資格可以擔任他現在的職位。在他賢明能幹的指導下，我們本屆會的工作與審議定將得到成功的結果，這是我毫不懷疑的事情。他被一致推選為大會主席，足證各會員國對他信賴敬重之深。我們的姊妹洲非洲，註定要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Mr. Slim 是非洲任大會主席的第一人，本人尤感高興。

七九. 讓我也趁這個機會向他的前任，愛爾蘭的 Mr. Frederick Boland 致賀，上屆大會既不平常，在某方面說又很困難，而 Mr. Boland 主持該屆會十分得體。

八〇. 因為我國代表團尚未隨同大家表示對已故秘書長的敬意，我願趁此機會表示我們對於達格·哈瑪紹先生和他的隨行人員突然遇難逝世一事，深感悲痛。哈瑪紹先生之死，使世界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和平僕人。他是一個鞠躬盡瘁為人類服務的偉人。找一個人代替他，無疑是很難的事情。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人是不可少的，如果有的話，那就是達格·哈瑪紹了，特別是在此時此刻。在常規外交失敗了的時候，他竭智盡忠於維持多多少少的秩序的工作，沒有這種至低限度的秩序，文明社會便不可能有延續下去的希望。他的事業是我們的事業，是你我的事業，過了些年以後，我們將更能明瞭我們是怎樣地依靠了他。他以身殉職，和一個軍人死在崗位上一樣。對這個偉人的生平事跡，我們能夠表示的最大敬禮，莫過於加強國際協議的根基，以便各國協力使人類在一個更為太平、更為寬容的世界滿足人生意義那個希望，成為現實。

八一. 在剛果那齣戲演唱過程中的不同階段，達格·哈瑪紹從這個集團或那個集團不公平地受到了責備，也在不同的時候不公平地受到了剛果衝突中所有不同的當事方面的責備。任何方面對他本人或對他的行動的批評，都沒有能阻止他；他抱定了務要聯合國的剛果工作成功的宗旨，始終不肯放鬆。他為了剛果的和平捐棄了他的生命，所以時至今日，任何人對於他在一切措施上志念的誠篤，都不應當再有任何懷疑。如

果他在判斷上曾經犯了錯誤，那也都是人所難免的錯誤，有些人甚至在他死後還要強調他們同他意見不同，他們應該知道假若易地而處的話，他們即使不比他作得壞，也不會比他作得還要好。

八二．由於達格·哈瑪紹的不幸逝世，選擇秘書長繼任者的工作便擺在我們的面前。聯合國顯然不可沒有最高行政長官，秘書處唯有以他的名義才能行事。可是，我們決不可以輕率從事，因為此時行動稍欠斟酌，聯合國將來的用處與效力便可能永遠遭受影響。憲章中對於如何應付像聯合國現在所遭遇的這個情勢，事前沒有規定，這是一個事實。對我們來說，最理想的莫過於由那些大國一同議定一個適當人選來補實秘書長一職。問題是倘若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對於秘書長人選不能達成協議，應該怎麼辦。大會應該主動推舉一個適當的人來任這個高位呢，還是應該一直等到各大國能夠達到協議的時候為止呢？據我們的意見，必須立即設法商定某種臨時安排，俾在選出達格·哈瑪紹的合法承繼人之前有人執行秘書長的職務。

八三．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我們反對主張成立三人幹事團的三頭馬車計劃。尼泊爾國王陛下最近在貝爾格來德舉行的不結盟國家元首會議⁴上演講，曾經論到這一點：

“...蘇聯提出的那個甚饒興味的意見，主張以西方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的代表所組成的三巨頭來代替秘書長一職，依我們看來，顯然是行不通的...”⁵

八四．我們爲了下列理由反對那個三頭馬車計劃。第一，那個計劃的基本概念是要維持世界分成幾個勢力集團的局面。它不促進世界各國爲了共同目的而團結起來的觀念，却強調它們的分歧。它勢將把集團利益的考慮注入每一個問題，甚至注入執行行動方面的每一個問題。這個機關的一切決定都要帶上政治利益和集團偏見的色彩，爲它們所左右，對於憲章中所載宗旨的尊重，就要退居次要的地位。我們認爲這種看法危害了本組織的根本原則與信念。

八五．如果我們接受那個說法，認爲沒有一個人能够在執行安全理事會的命令和決議上大公無私，我們便不能不修改我們對於憲章中所定大公無私的國際

文官制度的看法了。憲章規定設立一秘書處，完全以憲章中所揭載的原則、主要機關的決議以及本組織的利益爲它的行動的指導，不論它的個別人員的背景與意見。第一百條清清楚楚地規定：“秘書長及辦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

八六．除主義思想上的考慮外，爲了實際理由，我們也反對按照三頭馬車計劃去改組秘書長一職。我們很可以想像，三頭馬車計劃所計議的三人幹事團，遇到了像聯合國在蘇伊士及在剛果所遭遇的那樣的危機，會有什麼主動的作爲。由於否決權在安全理事會中的過分使用，召開特別屆會或緊急特別屆會以應付和平的具體威脅或和平的破壞，已經成了例行的必要辦法。

八七．就安全理事會來說，因爲安全理事會的議事是公開的，使用否決權的理由將要受到每一個人的評判，所以否決權的使用尚有一點限制。至於三巨頭組成的行政首長，他們的討論將是關起門來進行的，否決權的使用就不會有任何限制了。任何一個強國代表如對某一行動縱有極微的疑惑，認爲它可能有損於其利益，行政部門就會因之陷於癱瘓。這種安排可能引起幹事團幹事把他們之間的分歧公開出來的一種趨勢，而那就會根本破壞各方面對聯合國行政部門的權威的尊重之心。我國代表團認爲那樣改組秘書長一職，對整個聯合國定將極有損害，尤將損害聯合國對於弱小國家的價值。

八八．讓我把我們對執行秘書長職務的臨時辦法那個問題的立場，清清楚楚總結一下。我們覺得，任何一個人，如果東西雙方對它的選擇，意見不合的話，在執行秘書長的職權的時候，便要自始就遭受嚴重的阻礙。因此我們堅持首先應當盡力取得大國之間對於臨時安排的同意。我們自己是主張按照憲章的規定由一個人任行政首長的。任何安排，倘對聯合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在執行聯合國各機關的決議與命令上加以任何限制的話，據我們所見，便會妨礙聯合國本身的效能。有些人主張對秘書長無限權威的行使加以限制，我們對他們的回答是，秘書長的權威從來都不是絕對的，每一件事莫不是限制在安全理事會、大會及聯合國其他主要機關所通過的決議案的規範以內。可是我們並不反對由幾個副秘書長襄助秘書長工作的辦法，但不論秘書長是誰，所有那些副秘書長都必須是由他根據憲章所載地域分配原則直接委派。

⁴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舉行。

⁵ 一九六一年貝爾格來德會議(國際事務評論出版，貝爾格來德)，第四號，第二十四頁。

八九。我們要有一個我們可以責成他履行聯合國憲章交付秘書長的職務的人。我們反對定要秘書長接受幾個副秘書長那種辦法，因為那種辦法將使他更非依賴那些副秘書長不可，以至於分散他的責任，而這是與憲章的用意相反。

九〇。已故秘書長在他關於本組織工作的常年報告書的弁言 [A/4800/Add.1]裏，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作了極其持平的、極有識見的檢討。他以客觀的方式，談到自從上屆大會常會以來，這一期間的辯論和事變怎樣顯示大家對於聯合國、本組織的憲章、它的權力和它的結構，共有兩種不同的概念。有些會員國對本組織保持一種靜的概念，以為它是一個傳統的會議機構，拿故秘書長的話來說，“...旨在解決利益和思想衝突，以便在憲章體制內實現和平共存的願望”。

九一。另一方面，有許多別的會員國，像我們一樣，不過把上面那種概念當作一個出發點而已，認為除此之外，本組織還可能繼續發展為種種更有效的國際積極合作的方式；這種國際合作方式應與經驗相配合，適合時代和情勢的越來越多的需要與要求。

九二。如果成立聯合國的目的不是要把它當作一種世界政府或一個太上國家的話，當然更不是要它祇當一個辯論會。它的用處在於多邊外交方面。它的機構供給了一個調整與和解的程序，經過這個程序所得到的解決辦法，雖然可能常常未能使當事國盡感滿意，可是畢竟不致使其中任何一國感覺難堪或丟了面子。此外，聯合國尚待精益求精，作為協調各國政府行動的工具，以實現憲章所載的原則及宗旨。在這方面，務必不可忘了聯合國的職權與活動必然地限制在會員國的決議的規範以內。本組織根據憲章通過的決議在實行上所遭遇的失敗，常被稱為本組織的失敗。據我們的意見，把它看作整個國際社會的失敗，才較為正確。

九三。憲章把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間的合作視為聯合國順利工作的一個當然條件。事實上，憲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大國意見一致原則為本的。可是，最近幾年的經驗已經證明，由於那些大國之間的分歧，經由安全理事會以維持集體安全的原定計劃，幾乎無法實現。這種情勢造成了將安全理事會不能解決的問題提交大會的風氣。

九四。聯合國會員國以在朝鮮發生的事為參考，對於當時所有的集體安全機構加以檢討之後，乃於一九五〇年通過了著名的“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案

[三七七(五)]，而根據該案採取的行動，已於解決聯合國近些年在中東所遭遇的危機上，證明它的效力與潛能。現在又在剛果受到了嚴格的考驗。有人認為根據“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案而採取的行動乖離了憲章分明規定的路徑，可是我們覺得只要安全理事會證明它能够採取行動的話，那個決議案本身絲毫也沒有妨礙理事會行動效力的地方。

九五。由於“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決議案的結果，大會在使用集體機構以維持恢復國際和平上也有了發言權。大會的決議誠然不像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那樣對會員國有拘束力，但是大會可以向會員國作出建議，於武力攻擊發生時，甚至可以軍事協助去救援被害國家。此項可能，甚至那些大國也很重視，一個決議案在安全理事會被否決時，慣例是這個或那個常任理事國把此事移送大會。儘管這個辦法不無內在的危險和限制，它也許可視為少數真的有希望的發展之一，因為就聯合國這個世界組織的效能來說，它顯示了道義因素越來越重要。

九六。破壞和平者常常以所謂道義上的動機為藉口來為他們的行動作辯護，這誠然是幾乎和人類歷史同樣久遠的一種積習，可是現在有了一個重要分別。聯合國是使這種動機顯露其真實面目的一個論壇。那些動機必須清清楚楚地向全世界說明，並當眾受嚴厲的審斷。有時候，受傳訊到這個機關之前答辯的人寧肯避開不來，但是那種態度決不能說使他們得到任何光彩。道義上的壓力仍然在那裏，我想大體看來，它無疑是有效的。

九七。讓我們不要忘記，大會是因為環境所迫，所以才擔任了憲章未曾為它訂定權力的新任務與責任。它因此只能以隨機應變、就事論事的方式去執行那些職務。這些新責任落在大會肩上，也使秘書長的地位與職務既然更加艱難複雜，又在聯合國機構及活動中益見重要。大會乃至於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通常都是妥協折衷的結果，內容常常模糊籠統。因此，大會不但在它的決議案的實施上，即在大會建議案內比較細緻的要點與用意的解釋上，也都愈來愈倚靠秘書長。

九八。對於秘書長一職的觀念也發生了改變，這一點從最近幾年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請他在中東及剛果擔當的任務，便顯然可見。他不只是一個行政官員，以維持秘書處各部分工作人員的效率為其唯一任務，遇必要時他還得發生率先倡導的作用。正因這個緣故，所

以已故秘書長才受到了一部分人不公平的批評，有時說他缺乏主動精神；有時候，同一批人又因他表現了主動而批評他。但願大家不要忘記近幾年的教訓；但願在給予聯合國以更好的裝備以資應付將來危機上，各會員國不要輕易放棄取得更具體成就的機會。

九九。我們務必謹記，現時佈置在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兩國之間的邊界上和佈置在剛果的聯合國緊急軍，與憲章中計劃的聯合國集體武力有別，後者因為遠在一九四七年那些大國便在軍事參謀團中彼此僵持不下，所以一直沒有成立。可是，所有各方定皆承認，這些爲了有限的目的並根據特設原則而成立的聯合國軍隊，就它們所以成立的目的而言，已發生了效力。這些軍隊固然不是完全建立在一個對於聯合國監督行動的新觀念上，但它們的確暗示了一個擴大了的觀念。

一〇〇。在這方面，本人看到甘迺迪總統提倡的主張，和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我從這個講台向大會致詞時曾經提倡過的相同，深感愉快。承主席允許，我想引證我那篇講詞。我在那時候說過：

“...如能成立一個永久機構，使會員國軍隊可秉聯合國權力，供隨時調遣，必將加強各國人民以聯合國爲保障其權利與自由之工具的希望與信心。”⁶

一〇一。據我們的意見，爲了使聯合國有更好的裝備來履行它的新的任務與責任起見而作成的任何安排或計劃，都首先需要大國之間的協議。憲章中對於安全理事會內大國一致原則如此重視，不是沒有理由的。但願各大國體念它們在維持世界和平秩序上的責任，能在這方面一同議定若干具體計劃。如果它們自己不能意見一致的話，它們當然就難怪大會各小國採取主動了。

一〇二。如果“五強”能夠行動一致，聯合國就沒有不能在憲章範圍內應付的危機了，但是不幸那些強國行動不能一致，有時候它們之間的分歧甚至威脅了聯合國的存在。然則我們這些不屬於任何一方的小國又怎麼辦呢？我們本來把聯合國看作我們的權利和自由的屏障，看作一個甚至對於強有力者亦可得到公道和保障的議場。現在我們却眼看聯合國越來越變成了兩大強國集團彼此角逐的一個戰場。在這場戰鬥中，我

們不斷遭受催逼，要我們按照“非友即敵”原則選擇這邊或那邊。有時甚至令人覺得，連本組織的名字也含有諷刺的意味。

一〇三。尼泊爾政府相信，不屬於任何集團的那些小國要維護本組織及其宗旨，最好莫過於始終支持那些反映憲章的客觀實施的決議與行動，不管那些決議與行動合不合這個集團或那個集團的目的。我並不是說那些不屬於任何集團的小國的智慧高人一等，它們的判斷也一定優於別人，但是它們單是因爲能夠不捲入強權利害之爭，便易於客觀冷靜地判斷一切問題。因此我們定要努力在所有有爭論的問題上都採取一個客觀的立場，深切知道嚴格施行憲章的崇高原則、加強本組織的尊嚴，是同各小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的。

一〇四。在大會裏，小國的票和大國的票具有同等的分量。可是，這並不就是說每個國家對於本組織的工作的真實影響是相同的。小國數目很多，但是它們的數目並不直接反映它們對行動的影響。除了那幾個大國因爲在安全理事會中具有否決權所以在聯合國主要職務的執行上起了決定性作用外，這些強國因爲擁有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力量，所以它們的影響顯然也遠超出它們個別票數之上。雖然如此，小國的責任仍很重大。每次遇到需要在大會裏作成決議的時候，它們的選票便成了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〇五。我國代表團相信，小而不屬於任何集團的國家的主要義務是在國際關係上站起來不斷地維護道義力重。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更應該時刻不忘我們自己道義上的責任觀念。小國的政治經驗，由於自然的原因，常常遠不及大國的那樣豐富，因而常常不免採取一種立場，從自我中心的觀點，尚易爲之辯護，而根據正義道德的觀點，則難以自圓其說。

一〇六。尼泊爾政府相信，非洲及亞洲各國之間現在已經行之多年的合作，以及一個月前在貝爾格來德會議上幸已開始的那種地域範圍越來越大的合作——這項合作證明大家對於今日苦惱世界的主要問題意見相合——一定將大大加強不結盟國家的道義態度。無論亞非合作或貝爾格來德會議開始的那種合作，都不應當視爲要想組成一個集團。既然我們認爲世界之分爲兩大集團乃是我們這一代的主要威脅，我們如何能夠相信成立一個第三集團會有甚麼好處呢？

一〇七。這把我引回到原來的出發點。我們的指南必須是憲章中所定真正國際的自由及正義概念。我

⁶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屆會，全體會議，第六九八次會議，第五十二段。

們的目的必須是加強本組織維持它的尊嚴、增加它的影響。我們永遠也不應當讓聯合國變成兩大集團互相爭勝那盤棋中的一個小卒。我國政府將一本這種哲學，來查看所有關於本組織的結構與工作以及關於它的各機關改革的方案。

一〇八。本人已經用了不少時間來講述我國對於聯合國的一般意見。即使我所說的話毫無新奇之處，我仍然以為在連本組織的存在都受到威脅的時候，對於一個強有力的世界組織的觀念，再度宣誓服膺，也並不是不合時宜的事。

一〇九。我們之希望聯合國會籍真正普遍，是和我們之希望加強聯合國，使它成爲一個真正的國際組織，互相一致的。我們親見新近獨立的國家幾乎個個都成了會員國，深感愉快。我們欣見獅子山國最近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第一〇一八次會議〕，並期待坦干伊喀稍後也將於本年內成爲本組織的一個會員國。世界上還有幾個分裂了的國家，我們也希望看到它們歸於統一，加入本組織。雖然我們原則上是反對任何一種整批交易的，可是我們贊成准許外蒙古入會。我們要聯合國達到它的會籍普遍目標，反映世界上的實際情勢，以便它作爲和解及去除國際爭執的工具，效力日益增加。

一一〇。在這方面，一個顯明的不正常現象依然存在。中國在我們中間仍沒有應有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六萬萬五千萬以上的人，遠比蘇聯和美國兩國人口之和還要多。所有主張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來代表的論據，都已在這個會堂中提出了許多次。我國代表團在這方面歷來採取根據法律的理由。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理由。它撇開了強權利益，而從聯合國憲章的基石之一，即天下爲公那個大原則，得來它的力量。

一一一。個別國家決定它們要不要承認一個新政府，乃是那個國家自己政策的問題。但是如一九五〇年前任秘書長 Trygve Lie 在一篇備忘錄⁷中所指出，一個政府在一個國際組織裏的代表權，却是另一回事。國際法上有一條古典規則，在幾乎所有的教科書中都可找到，它教導我們承認一個新政府的測驗是這個政府是不是已經站穩了，使它能够在國境內行使有效權力，爲大多數人民所服從。事實上，除此之外也不可能

找到另外的標準。唯有這樣一個政府才能够履行它作爲國際組織一個會員的義務。那些反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代表的人，不得不退守下面這個完全維持不住的說法，即一個實際上祇控制了中國領土很小很小一部分、人口約九百萬人的政府，可以是幾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正當代表。我想這若是一個法庭待審的案件，連最幹練的律師也不會高興爲它辯護。我國代表團認爲，在大會中還要爲這種說法辯護，便表明完全不顧常識與公道。

一一二。除法律觀點外，還有其他種種考慮，要求中國在聯合國有它應有的代表權。我們覺得，國際關係已由於中國被排除於本組織之外而被毒化了。有些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聯合國中却不幫助中國的承認，爲了達到裁軍協議起見，而且爲了解決東南亞的國際政治問題起見，中國在這裏有它應有的代表權，是很重要的。我們自己認爲一國政府的內部體制和它的政策與這個國家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無關。但是，甚至就那些似乎不贊成中國的政府體制和它的政策的人來說，遇有危害世界和平的情勢的時候，使中國的代表有向一個世界議會解說的責任，豈不是不知道好多少倍嗎？

一一三。現在我想把大會的注意力轉移到剛果情勢上去，那是過去一年中聯合國面對的最大的、最危險的問題。事實上，剛果危機是聯合國自來應付的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正像許多問題一樣，它的複雜性大部分是由於強權政治及既得利益作祟。聯合國剛果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消除這些強權政治和既得利益，填滿由此造成的危險真空。我們在剛果所作的努力，現在仍是繼續不停，雖比原來預料的時期較長，可是聯合國在那裏得到成功的可能性，現在比從來都大。

一一四。聯合國剛果工作最重要的、同時我們相信也是最持久的結果，是議會機關的恢復了，並在剛果之內爲剛果建立了一個中央政府。這是一九六一年二月間安全理事會據有剛果問題時最先關心的一件事。最近，聯合國又把它的工作推進到卡坦加去；在那裏，比利時及其他歐洲軍事與同軍事人員的作用，似乎尚未消除。

一一五。至於我們自己，我們簡直不明白爲甚麼聯合國軍隊竟會陷於對宗貝和他那架由一個比利時和一個法國僱傭兵駕駛的 Fouga Magister 式機毫無辦

⁷ 大會正式紀錄，第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一，文件 A/1466。

法的情勢。這件事幕後定有秘密。我們很高興，瑞典和衣索比亞噴氣機已經到了剛果，我們祇能希望聯合國軍隊將來不至於再那樣無以自衛。可是，讓我們切記，聯合國剛果工作，不到剛果中央政府的權威完全恢復，剛果的領土完整得告保全，便不能算成功。

一一六．剛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需要經濟及技術協助，聯合國在這方面負了很大的責任。如果能在剛果實現經濟安定與成長，也就是政治繼續安定的先決條件，那麼我們就有可以看到聯合國剛果工作被視為本組織一個最大成就的一天了。

一一七．大會近一兩年朝解決殖民主義問題得了可觀的進展。大會已經決議殖民主義制度必須廢止，雖然沒有指明日期，可是決議案的精神和用意十分明顯，整個殖民制度都得趕快終結。去年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獨立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是我們朝解決殖民主義問題前進途中的一座里程碑。可是，在非洲，西南非問題的解決却絲毫沒有進步。南非政府仍在執行它的稱為“種族隔離”的種族歧視政策，不顧大會屢次的呼籲和年復一年的譴責。

一一八．我國政府，和多數其他非亞國家一樣，仍然認為阿爾及利亞情勢十分可驚。近來突尼西亞的事態發展加重了一個已經很嚴重的情勢。不幸，法國政府在阿爾及利亞的思想行動仍然不脫殖民主義的路線，它們在尊重民族自決及國家獨立原則上的立場與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後許多殖民主義國家，特別是聯合王國所採取的態度截然不同。聯合國曾經不斷對法國政府施用壓力，要它在北非承認獨立及自決權，此項壓力不可放鬆。法國政府居然不參加最近爲了討論比塞大情勢而召開的大會特別屆會，我們很是失望。我們差感滿意的是大會中沒有一國投票反對關於比塞大問題通過的那個決議案〔一六二二(特三)〕，而那個決議案祇能視為對於法國在北非所持態度的率直譴責。

一一九．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其他地方實行的殖民主義將是聯合國越來越關心的問題。然而可喜每次我們在這個會堂裏開會時，那些在自決及准許殖民地人民獨立的問題上寧願採取模稜兩可態度的國家，數目一次都比一次少。

一二〇．有一個問題，我還沒有提到，而那個問題畢竟是我們今天主要的問題，即免除這一代人和後世再遭戰爭慘禍的問題。我們今天是在核試驗恢復舉行、

軍備競賽再度展開及柏林與德國又發生危機的陰影下開會的。

一二一．禁止核試驗的事情，自從一個關於它的項目最初列入大會議程起，便受到了各小國熱烈的擁護。有時候，我們的期望很高，可是不幸一次進步之後就來一次頓挫，歷試不爽，沒有例外。今天，基於互信及善意的解決可能顯得更爲遙遠。在我國代表團看來，這個問題最可怕的一面是某些方面對它所持的那種輕世肆志的態度。

一二二．我們十分惋惜蘇聯政府恢復核試驗的決定，因爲它促使別國也效尤而不受罰。在蘇聯舉出的恢復試驗的理由中，我們認爲祇有一個可以成立——即法國不參加自願停試。核試驗的恢復對於人類生命和福利構成了一個真正危險。據我們的意見，對於停止一切核試驗的問題，必須給予最高的優先次第。

一二三．裁軍是聯合國的主要職務。世界列強及國際社會至今未能就憲章第十一條所規定的“軍縮及軍備管制”達成協議。核戰爭的威脅懸在我們頭上；軍備競賽繼續不停。可是，我們歡迎蘇聯及美國發表的裁軍談判協議原則聯合聲明〔A/4879〕。在上屆大會，我們中間有幾位曾經試圖以一個決議案的方式把類似的原則提出來。⁸現在我們看到裁軍問題的兩個主要當事國彼此對這些原則中的許多條有了協議，覺得很高興。我們希望本屆大會討論裁軍問題的結果可以產生一個具有廣泛地域代表性的適當機構，不結盟國家亦得參加。自從這個機關全體通過一個決議案〔一三七八(十四)〕，決定以有效國際管制下普遍徹底裁軍爲目標，到現在已有不少時候了，可是一直很少進步，甚至可說沒有進步。據我們的意見，這個問題乃是一大考驗，特別是對於世界上兩大強國美國和蘇聯的領袖來說，乃是一大考驗，因爲世界的將來大部分便繫於他們決定怎樣來應付這個問題。如果這兩個國家的領袖能夠把今日充滿了核戰爭與全體毀滅的危險的世界情勢完全改觀，成爲一個世界和平、繁榮及進步的新世紀即將降臨之象，那一定將被視爲人類史上最偉大成就之一。

一二四．我們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下，若把所謂柏林問題交由本組織直接經管，能不能產生任何積極結果。這個問題的解決完全操在大國手中，在我們看來，

⁸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一，文件A/C.1/L.259 and Add.1 and 2。

似乎聯合國幾乎絲毫沒有干涉的實際能力。我們認為德國問題的第一要件是一切現有協定必須切實遵守，任何修改均須求之於談判同意及協議。甚至維持現狀直到找到了可以接受的代替辦法，也可能有它的好處。可是，在一個不斷變動的世界，維持嚴格的立場有時候不免阻止進步，變成磨擦衝突的來源，這是必須承認的。我們認為凡有新的因素出現的地方，便應當加以承認，適當地予以顧及。祇要雙方均各表現諒解及善意，我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那些大國不能夠對柏林問題達到一個解決辦法。

一二五. 我們自己只能說對那些大國施用道義壓力，勸它們體念它們對人類的責任，並使它們認識在這時候發生和平的破壞，在歷史上定將被判斷為最大的危害人類的罪行。

一二六. 這是此時我們覺得很重大的一些問題，但是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其緊要性質如被輕視，必

使世界和平遭受很大的危險。我指的是很大一部分人類的經濟及社會需要的問題。我們多少有一種感覺，認為在世界各地同貧窮、疾病及愚昧鬭爭的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它所應得的注意。一方面世界各國在軍備上耗資一千二百五十萬萬美元以上，另一方面甚至籌集幾萬萬美元充作落後國家經濟發展之用，便很困難。我們不能不覺得那些大國對這些大問題的態度未免太淺薄自滿了。我們認為大國應該把幫助發展不足國家發展的工作看作一個義務的問題才是。這項義務誠然和一切國際義務一樣，是一項道義上的義務，可是其為有約束力的義務則同。世人不能一半富裕、一半貧窮的活下去。不同國家內人民生活標準的差別不可不力謀減除。正如世界和平一樣，繁榮也變成不可分的了。加強聯合國的一個方法，便是增加它的能力，替那些常常以滿懷希望前來求助的發展較差國家服務。為了那些國家，也為了它自己，聯合國決不可讓它們失望。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一〇三二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

(a)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第五委員會報告書(A/4912)

一. 主席：現在請大會審議今天下午我們議程上的第一項；這一項處理的是第五委員會關於委派一人以實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內懸缺事的報告書。

二. 倘無異議，我便認為經第五委員會建議並載在它的報告書[A/4912]裏邊的那個決議草案已被大會通過。

決議草案通過。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三. Mr. DJERMAKOYE(奈及爾)：誠如幾位卓越的代表在這個講壇上所說，我們的第十六屆會是在沉思默念的情調中開會的。我們正為秘書長哈瑪紹先生而哀悼。他出乎意料的突然逝世，使他過去一年多集中全力為之服務的非洲深感哀悼。我願追隨那些在這裏為他歌頌的諸人之後，對這個為了最高尚的事業而捐軀，其芳名將永遠銘刻在我們腦中心中的人，敬表景仰思慕之意。

四. 我奈及爾共和國已經由共和國總統 Mr. Hamani Diori 向他的所有生前好友——我們自己也很自豪地自認為他的朋友——向他的家屬並向已經獻出兩個國民先後為和平殉身的他的國家瑞典，致弔如下：

“哈瑪紹先生突然逝世，奈及爾政府及人民深感震驚。哈瑪紹先生畢生盡瘁於和平事業，正在